

中国历代智囊人物丛书

李密

李密



中国历代智囊人物丛书

李 密

鹿彦华 著

解 放 军 出 版 社

京新登字 117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李密/鹿彦华著. —北京: 解放军出版社, 1996. 12

(中国历代智囊人物丛书)

ISBN 7-5065-3324-3

I. 李… II. 鹿… III. 李密 (582~618) -生平事迹
IV. K827.41

书 名: 李 密

著 者: 鹿彦华

出版者: 解放军出版社

[北京地安门西大街 40 号/邮政编码 100035]

排版者: 泰能照排中心

印刷者: 北京兰空印刷厂

发行者: 解放军出版社发行部

经销者: 新华书店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7

字 数: 180 千字

版 次: 1997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1997 年 1 月 (北京) 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0500

书 号: ISBN 7-5065-3324-3/K · 374

定 价: 13.00 元

(如有印装差错, 请与本社调换)

公元581年2月甲子日这天一唱雄鸡，北周皇城长安街头忽然间金鼓齐鸣，喊声大作，唬得那良民百姓面面相觑，忙不迭跑出家门，爬上墙头，东张西望。这时正值红日东升，星月西斜，云空中忽又升起千万杆黄旗，迎风飘扬。众百姓借那日月两光仔细看时，猛可见面面金旗之上，尽皆绣着一个硕大无朋的“隋”字，宛如铁爪银钩，当空狂舞，而那人人熟悉的大周国旗却不见踪影。

于是，满城父老目瞪口呆，奔走相告：

“天呐！改朝换代了，又一回！”

话音未落，就见皇城宫门大开，鼓乐喧天，香风扶摇直上九霄。一驾龙辇，光芒四射，载着一个雍肥的中年男子而来。那男子气象非凡，长宽高均在常人三到四倍之上，尤其面庞雄阔，目露凶光，牙床暴突，吓得遍地子民瑟瑟发抖。

这时道旁守卫官兵带头山呼万岁，众百姓也匆忙跪倒，猛烈叩头，在叩拜之中也逐渐明白，原来今朝天子已不是北周小皇帝宇文阐了，而是宇文阐的外祖父、原兵马大元帅隋王杨坚。这杨坚就这样端坐在外孙的宝座之上，心潮澎湃，法相庄严，面不改色，在文武臣子的簇拥下，与车马仪仗一道，滚滚而去，直逼临光殿上，只把众百姓抛在屁股后头，随你街谈巷议！这时禁军仪卫护军诸将献上高顶冕与黄龙袍、朝天靴和龙泉剑，将杨坚万岁爷妆扮齐整，然后，踏上御座，君临天下。只刹那间人便红光满面，精神焕发，仿佛减去十岁。

太傅杞公宇文椿，白发匹夫，苍髯老臣，他代表小皇帝奉上禅位册书；大宗伯赵蕤奉上传国玺和八方印。杨坚受了，龙颜大悦，并赏给此二人一人一个笑脸。于是百官激动得不行，扬尘作舞，山呼万岁，直闹得地动山摇，一场禅让大典始告结束，后代弄史之人从此便称这位大隋开国之君为文帝。

话说这文帝来历，乃是三代将门之后。他十四岁便追随北周武帝宇文邕带兵打仗，二十年间杀人无数，一步步熬到万人之上，一人之下，手握百万雄兵，虎视人间，吓得年仅八岁的宇文阐常常夜半惊梦。熬到这年二月，北周皇族及其宇文阐已彻底报废，不能不拟一道逊位诏书，屈膝投降。算起来北周仅拥有四十年江山，宇文阐高踞龙墩尚不足百日。

那诏书说：“天心人事，选贤与能，尽四海而乐推，非一人所独有。”意思是天下非哪一个独占，应归“贤能”的人来掌握。接着便说道：“周德将尽，妖孽递生，骨肉多虞，藩维构衅。”而“相国隋王，睿圣自天，英华独秀，刑法与礼仪同运，文德与武功并传。爱万物其如己，任兆庶以为忧。”甚至于“虞舜之大功二十，未足相比；姬发之合位三五，岂可并论？”因此自己要“祇顺天命，出逊别宫，禅位于隋”了。

这封诏书，通过《邸报》（古时各地藩王与地方长官为及时了解朝廷大事，在京设邸——即办事处，《邸报》是其抄录的朝廷公文，又称《邸抄》）传遍全国各地。但杨坚却还要做出谦逊惶恐的样子，表面上再三辞让，不肯接受。满朝文武并小皇帝知道这戏尚未做够。于是又派出太傅宇文椿和礼部尚书赵煚再去隋王府奉慰，杨坚这才答应，并决定于二月甲子日那天举行大典，登基称帝，换代改朝。

文帝面南背北，当然要大赦天下，释放所有的政治犯、经济犯、杀人犯等等，让他们沐浴皇恩，悔过自新。然后宣布年号，定此年为“开皇”元年。还要让有关官员手捧禅位册书，去南郊祭告天地，让天神和地灵都知道他为帝王乃名正言顺、迫不得已。在求得神明谅解之后，接着又追尊母亲吕氏为元明皇后。立夫人独孤氏为皇后，长子杨勇为皇太子，次子杨广为晋王，三子杨俊为秦王，四子杨秀为蜀王，五子杨谅为汉王。其余有功之臣各各封赏，论资排辈，不必细说。

不过这里却有一人，令杨坚十分为难，此人并非等闲可比，乃

是杨坚之女杨太后。

早在杨坚做扬州总管时，其女杨氏便被宣进宫，作了宣帝宇文赟的皇后，入宫十年，她只生了一个女儿。小皇帝宇文阐本系朱后所生，因杨皇后乃是嫡母，便享受了抚育之权利，一手带大。宣帝去世后，小皇子即位，杨皇后做了太后。彼时她日夜无眠，忧愁皇儿年少稚嫩，若皇族中有一位皇叔不守本份，便可翻天。后见自己的父亲掌握兵权，她暗暗庆幸，心想娘家势大，便孤儿寡母又何所惧哉。却不料事情发展下去越发令人心焦，这位外祖父竟要来抢占小外孙之地位。杨太后愤愤不平，怨天忧人，眼睁睁地看着儿子在老父脚底下打滚，却毫无办法。那时禅让大典已毕，新皇下令封“老皇”宇文阐为介公，食邑万户，让他随生母朱氏迁往别宫居住。如此一来，杨氏的太后自然也就当不成了，本当迁徙，但由于她系新皇的女儿，位属金枝玉叶，所以仍然居住宫中，做老公主。她几次要去找父亲理论，但杨坚拒不接见。

终于有一天，杨氏之母独孤皇后来了。独孤那年才四十岁多一点，她身着锦衣绣袄，容光焕发，神采奕奕，而女儿却衣衫不整，鬓发蓬松，神色沮丧。两位皇后相比之下，令独孤大发怜爱之心，抱住弱女，痛哭不已。杨氏对母亲泣道：“孩儿至此，万念俱灰，不如跟朱后一路，出家为尼吧。”原来宣帝共五位皇后，守寡之日，杨坚便矫诏勒令陈后、元后和尉迟后出宫，去庵里做了尼姑。此次宇文阐退位，朱后随子别居，知道结果不会太好，索性也削发为尼。这些人都是杨氏的榜样，她很想加入到她们的行列中去，同甘共苦，了此残生。

独孤皇后自然不会同意，她和文帝怀着愧疚商定，改封女儿为乐平公主。又见女儿虽作过太后，但年龄也还只有二十多岁，花容月貌一如既往，妆扮起来，沉鱼落雁，便想让她改嫁。但杨氏誓死不从，只跟小女儿娥英作伴，去度那孤寂岁月。不久，宫女告诉她，介公宇文阐不知怎的忽然暴病身亡了，隋文帝给他的谥号是“静帝”，葬之于恭陵，并让满朝文武为其举哀，号哭之声响彻在旷野上，煞

是凄切动人。杨氏明白，这一定是父亲为斩草除根，下的毒手，从此便可一劳永逸地解除了他老人家的后顾之忧。想想自己亲手抱大的一个不满十岁的男孩中毒身死之状，她除了哭泣，还是哭泣，别无他法。

那时，周朝皇族宇文氏诸王，皆已降爵为公。偏又有叫虞庆则的臣子，上书说这些人留下来终究是祸害，于是文帝杨坚下令，将周太祖的孙子谯公等13人，同时处决。一时北周皇亲国戚，无不人心惶惶，尽皆肝裂胆寒。却有上柱国（武官中最高品级）窦毅一个年幼的女儿，自投于床下，捶脑顿足地说：“恨我不是男儿身，难为舅家解忧患。”原来她的母亲便是周武帝的姐姐襄阳公主。小姑娘如此哭喊，吓坏了窦毅夫妇，急忙掩住她的口说：“如此妄言，是灭九族的勾当。”但对女儿的雄心壮志却倍感惊奇，后来该女长大成人，竟嫁给太原李渊，生下了建成、世民兄弟。李渊父子以唐代隋，也算是实践了她的壮志——这是后话按下不提。

二

简单说吧，文帝杨坚是这么一个人，他以超凡英才，坐断朝纲，一统天下，为人酷好权术，有吞天吐地之志向。在他统治下，俊杰、贤士，济济一堂，文臣武将，层出不穷，君爱臣，臣拥君，君臣同心，把天下治理得井井有条。

和一切开国帝王一样，文帝为人俭约而且朴素，注重农业和吏治。传说他曾经把化妆品按定量分配给宫女，仅此一项，便为隋朝节约不少开支。有一回，仆射杨素将军为他建仁寿宫，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竟逼死丁夫苦役一万余人，文帝闻讯不觉大怒，发誓要斩此老贼，为民申冤，若非杨素施重金打通枕上关节，让那独孤皇后说情，后果不可设想。还有一次，他故意让人拿财物去贿赂官员，那官员竟接受了，文帝即刻把他捉来，令卫士们将其杖打致死，直打得殿廷之上声如裂帛，血似泉涌。

隋文帝虽然粗茶淡饭，反对贪污浪费，但赏赐部下却慷慨大方，从不吝啬。譬如隋开皇九年（公元589年）隋军灭亡南陈之后，奖励有功将帅，光布帛一项即从广阳门摆起，一直摆了四十里，共计三百多万段，仅杨素一人，便御赐黄金四十斤、粟万石、马二百匹、羊二千只。即便是南陈后主陈叔宝，在被俘之后，文帝对他也很优待，在有他参加的宴会上，特意吩咐乐工不要奏三吴音乐，以免勾起陈后主的伤心事，在此后的十几年里，还常常劝他戒酒，与他谈心，最后两人双双死去，传为一段佳话。

隋文帝腰长腿短，表情冷酷，看起来十分凶，实际上刚柔相济，棉里藏针，雄才大略。在他治下二十四年，隋朝连年丰产，储备之米粮足供天下人六十年之用，人口也由隋初的四百万猛增到八百九十万，开皇之治与文景、贞观、开元之治一样，被史学家称颂。

隋文帝在政治上如此贤能，可后宫生活却并不幸运，直到五十九岁那年，他还唯有独孤皇后这个女人。皇后之嫉妒，甚是厉害，人称“奇妒”。她不许丈夫接近任何一个别的女人，自十四岁上结发之日起，日夜督查，不曾有误，文帝上朝下朝，于路有她陪侍；文登上殿理朝，她则躲在大殿后门外监视。两口儿双宿双飞，永不分离，这样便在二十四小时之内，完成了对文帝的监控。期间，两眼灼灼，凶光暴射，吓得众嫔妃双股颤栗，春心冻结，试问有哪个少女敢甘冒生命之险与文帝调情呢？没有！

那时隋文帝老当益壮，身体康健，极盼皇后不能生育，以便借此选调美人进御，谁知独孤十分争气，仅男孩就连续生下五个。隋文帝看看岁月如梭，时不我待，终于忍不住了，于五十九岁那年春天，趁独孤病卧之机，抓紧时间搞到一名宫女，名曰尉迟珠儿，终日如胶似漆。孰料销魂不过数日，便被机警的独孤皇后侦知实情，调来女兵数十员，乱棍齐下，竟将一个靓女，活生生打做肉酱，扔去荒山，为野兽吞食。

独孤皇后于仁寿二年八月去世，文帝那时真是悲喜交加。隆重的葬礼刚刚结束，便急匆匆娶了宣华、容华两位夫人，奋起神威，弥

补亏空，日子过得如神仙一般。谁知道乐极生悲，物极必返，先是长子杨勇，屡遭次子杨广诬陷，遂被削去太子之位，郁闷而致疯狂；接着是三子秦王杨俊，不幸夭折；最后便是四子蜀王杨秀，又遭杨广诬告，说他好勇斗狠，怨谤父皇，欲以妖术致父皇于死地而代之。如上述三件事发生之后，不由文帝不怒不悲，数月之内他常常自己垂泪，茶饭不思，虽有宣容二娇时刻左右陪伴，仍无法解忧，为了求得吉祥，转换运气，他曾改元号，大赦天下，厚待众生，但效果却是微乎其微。衰老与疾病在这个帝王身上由浅入深，迅速发展。终于，传位的问题，被提到了议事日程上——由谁来接掌大隋王朝的锦绣河山呢？

三

隋文帝为什么要立杨广这么一个才疏学浅德薄之人来做他的继承人呢？如今看来，这的确是他伟大的一生中所犯的一个最大错误。如前所述，文帝共生育了五个儿子，皆系一母同胞，源出于怪戾刻毒的独孤皇后，本来五人都有机会立为太子，可是都让文帝感到不如意。第一任太子长子杨勇，为人奢侈浮华，不守纲纪。有一回，他的正妃元氏得罪了他，他竟与侧室云氏合谋，下药活活把元氏毒死，惹得人们街谈巷议，飞短流长。那杨勇，所居的东宫，奢靡豪华；所穿的衣服，光华夺目，千金难买；所饮的酒食，山珍海味，玉液琼浆。期间虽经文帝多次训戒，可他依旧故我，叫人大失所望。最可气的是有一年冬至，文武百官纷纷赶来东宫向他致贺，这本是通常礼节，按规矩，磕完头便当散伙回家，谁知杨勇那天却突然高兴起来，不但在众大臣行礼时张乐受贺，还大摆宴席，就地宴请百官。这本属君王之礼，他竟破格享受了。文帝闻讯，震怒，大声喝道：“礼有等差，君臣都不可违背，皇太子虽是嗣君，但有君父在，便属臣子之列，这君臣父子之礼节不容僭越。”由此开始，文帝对太子杨勇，不但厌烦，而且猜忌，百般的挑剔和不满。加上杨广趁机兴风作浪，不

断地进谗言，不断地告御状，促使文帝下定决心，废长立幼。开皇二十年十月，文帝下诏书废除太子杨勇东宫之位，并将他交给杨广，严加看管。十一月，便立晋王杨广做了皇太子。

杨广其人，在历史上是个众所周知的人物，但在当时之庙堂上，却广有人缘，形象甚佳。他为人英俊，相貌堂堂，工于心计，长于权术，且有统兵平定陈国之大功，颇受当时朝廷上下的赞誉，也深得文帝夫妇钟爱。在父母双亲的心目中，杨广乃是一个勤奋、虔诚、清心寡欲的优秀青年。他不贪不淫，不骄不躁，不卑不亢，文帝认为把江山社稷交给他，理当放心满意——其实文帝是错了。

仁寿四年四月（公元605年），文帝终于病倒在床，不能动弹了。六月大赦天下，不见好转，七月便回光返照，奄奄待毙。临终前，老皇帝躺在仁寿宫大宝殿寝殿之上，接见诸位文武重臣，托付后事。

文帝握着几位老臣的手说：“朕率众位卿家一统天下，黎民安居，虽死无憾了，唯望众爱卿尽心力辅佐皇太子，修德爱民，安邦治国，与事朕一样。朕虽在九泉之下，也当含笑无忧了。”当时老臣们一齐抽泣，悲痛欲绝，表示要竭诚尽智辅佐皇太子。

皇太子杨广，那时正跪侍在老皇榻前，眼见得如此景像，不觉心头大喜，他于百忙之中，瞅空给杨素老将军写了一封信，信中既表达了登基前的紧张之情，也咨询了近期如何铲除政敌、如何尽早接班掌权等方略。杨素乃大隋数一数二的元老重臣，官居仆射，号称越公，位高爵显，早与杨广结成死党，共谋社稷，接到杨广亲笔信后，他一一作答，让宫女送回。谁知这宫女不识路径，竟把信送到隋文帝病榻之上。至此一切秘密，全部暴露无遗，加上杨广自以为时机已到，因而过早地撕破伪装，大施淫威，最后竟对自己的庶母、文帝姬妾宣华夫人着意调戏。这一系列忤逆之兽行，激起了垂死的隋文帝满腔怒火，这位病人膏肓的七旬老人悔愧交加，老泪纵横，立志要废掉杨广，再立杨勇。这一突然决定直惊得杨广目瞪口呆，许久不能做声。他和杨素商定了先发制人之策，让左翊卫大将军宇文

述带兵包围皇宫，又令右庶子张衡扮做宫女，怀藏利刃，深入文帝驾前，一举结果了文帝残存的生命。

文帝之死，到底如何？有人说是被毒死的，有人说是被杀死的，也有人说是被掐死的，实在是千古之谜。只有一个知情人，那便是曾经男扮女妆的张衡，但很快又被杨广赐死。于是，人们便认定文帝是为杨广所害，于是杨广便在登基之初，背上一个弑父杀兄、戏母囚弟的恶名，直到后世。

传说杨广即位之后，文帝冤魂仍徘徊宫中，久久不散，那时杨广与庶母宣华夫人早已同床共枕，做了夫妻。母子乱伦之丑态，男女苟合之淫声，令文帝夜夜不得安宁。

文帝托梦于杨广说：“畜牲，你弑君杀父，秽乱宫闱，丢尽祖宗容颜，为父如今系一缕游魂，无可奈何。只望你看在列祖列宗的份上，少戒色性，趋吉避凶，勿将大隋江山让与旁姓他人。朕在九天之上，将用力嘉佑于你，父子同心，永保宗社，千秋万代，固若金汤。”

杨广听父皇教诲已毕，登时萌生了荣辱之心，郑重承诺，对天发誓。文帝知道他自幼聪颖过人，手毒心狠，并不缺乏才干，因而略略有些放心，遂飘然而去。却不料杨广将来要对付一个无名小卒，大隋天下将要被这小卒搅个天翻地覆。那小卒面目黑瘦，眼睛炯炯有神，而此时，他正在杨广的寝殿里站岗放哨——仅仅是一个左亲侍。

四

左亲侍李密乃是隋上柱国、蒲山公李宽之子，魏国公李曜之孙，魏司徒、真乡公李弼之后。一个名门之后，可他偏生得精黑干瘦，貌似一介农夫。也许是因为父母早亡的缘故，也许是因为其貌不扬，他现在只混迹在杨广的大内禁军之中，充任下层军官，站岗放哨，巡逻值勤。尤其到了晚上，一等皇上入睡，身为禁军左翊卫左亲侍，他要亲自挺立在大兴殿下，荷戟值班，名曰：“宿卫”。这真是

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杨广当时初为一国之君，正在一边暗自庆幸，一边盘算巩固政权之事，却不料他今生今世的克星兼掘墓人，就提刀立在眼前，看着他夜夜酣睡，直到天明。

李密是个胸怀天下的人，他那年已经二十多岁了，以他那样雄心与能量，竟没能升到千万人之上，他当然觉得郁郁不欢。但这个人智力非凡，头脑异常冷静，他对改朝换代的事情很感兴趣，对统治集团的长短利弊了然于胸，对国家大事，民俗风情也有相当了解，以他的才能，若能执掌乾坤，决不逊色于杨广李渊诸辈，只不过天低水浅，有翅难展而已。尤其在此之前，他曾充任东宫千牛三年有余，卫戍先太子杨勇的安全起居，这段经历，在杨广眼里，无异于犯罪。所以李密只得老老实实，局促不安好似辕下的驷马，真是令人难堪。好在他能屈能伸，深隐喜怒哀乐于心内，决不形诸于表。

杨广初见李密，是在一个萤飞草长的晚上，那天晚上杨广步出大兴殿，前去花庭赏月，未见月光，却先见到了李密。李密那时正肃立在哨位上，一双锐利的眼睛深嵌在眼窝里，四处警觉地守望着。在古往今来众多英雄之中，李密的目光决非常人可比，它精光暴射，宛如闪电，所到之处，叫人顿觉寒气逼身，毛发挺立。

就是这双眼睛，给杨广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在此后的岁月里，每每想起，便觉胆寒。当时，李密的目光藏在浓密的睫毛下盯住杨广，又迅速闪开，虽是短促一瞥，但份量十足，除去寒冷之外，杨广注意到，在那对目光里，有一股被严重压抑的生气，一种过剩的生命力在闪耀，在流淌，那是掩饰不住的光辉。

杨广于是紧急召见宇文述上殿，调查这个其貌不扬的左亲侍之来龙去脉。

宇文述此刻任禁军左翊卫大将军，鉴于他为杨广登基建有殊勋，新皇帝对他恩宠有加。此时正是大业元年，距离他儿子宇文化及砍下杨广的人头还有整整十四个年头，宇文父子此刻忠心耿耿，深得大隋天子倚重，朝中事情，无论大小，尽皆垂询于他。

杨广问道：“左仪队里那个黑漆漆的小子，是什么人？”

宇文述答道：“陛下，那是隋上柱国、蒲山公李宽的儿子，名叫李密，字是法主，又称玄遂，现充任左亲侍之职，说起来，算是三代将门之后，可依臣看来，出息不大。”

杨广再问道：“这李密能量如何，平时常与些什么人交往？”

宇文述笑道：“李密原籍辽东襄平，后迁京兆长安，父母双亡，只有一个姻亲，乃晋阳令刘文静，一个妹夫，雍丘县令丘君明。这李家人丁不旺，枝叶稀少，李密虽袭了其父蒲山公爵号，但并没有多大势力。民间也曾有人夸他才兼文武，志气雄远，什么仗义疏财，养客礼贤等等，统统言过其实了。”

杨广沉吟良久，方才缓缓答道：“朕观李密其人，面皮奇黑，志向异常，眼光贼闪闪的与众不同。这个小儿既非忠臣良将，也不是寻常良善之徒，更何况他曾在故太子宫中做事多年，本当斩首，以绝后患。姑念朕新登基业，急需拢络人心，并不想滥开杀戒。因此放他还家，今后不要他宿卫，也不得再入宫禁半步。”

宇文述很快便把李密逐出宫去。本来以宇文述之身份开除一个小小的左亲侍易如反掌，但他顾及到已故蒲山公的面子，十分注意方式方法。

宇文将军笑着对李密说：“公子世代显贵，应该凭着满腹经纶博取功名利禄，将来出将入相，矗立庙堂之上，辅佐名君圣主，干一番不世之业，如此方显得祖上清德。又何必混同于普通士兵，执枪使棒，被人招来唤去呢！”

五

李密不死于杨广之猜忌妒恨，进尔却逃出樊笼，流落民间，这就是他的福份了。从此后他更加谨言慎行，善于自处，何时当言，何时不当言，他把握得极有分寸。为了抓紧时间习学帝王之术，掌握治国平天下的理论知识，他拜大隋著名学者句恺为师，聚精会神地攻读兵书战策。子曰诗云，每日手不释卷，不用一年功夫便烂熟于

胸，倒背如流。句愷老先生乃当世奇才，独具慧眼，他认定李密是人间不可多得的青年才俊、人中之龙，竟与之结为忘年交，常常陪他坐谈到天明，把别的门徒冷落在一旁。句愷名震大隋，那时杨素、李渊、宇文述等朝廷显要常常登门造访，请教军国之事，所以，句氏门前日日车水马龙，热闹非凡。但只要有李密在，句氏便闭门不见任何人。

《隋书》上说，长安句愷，生来丰神俊朗，相貌魁梧，有如太白金星下凡尘，随着年岁日增，更有银白的须发无数，常随微风向两边飘扬，恍然有天子帝王的气象。也有人说他长得极似越国公杨素，开始他还不信，等两人见面，果不其然，于是，两位李生兄弟般的白发老者常来常往，结下了深厚友谊，最后竟达到无话不谈的地步。谈话之内容。自然就涉及到了李密。

关于越国公杨素杨老将军，在这里有必要多做几句交待，他本是创建大隋的第一员勋臣，消灭南朝的先锋大将，平定杨谅之乱的中军元帅，兴建长安、洛阳东西两座都城的工程总指挥，更是一心一意协从杨广杀杨勇、弑文帝的谋主和帮办。随着功劳的日积月累及身份地位与资历的不断升高，这位老英雄便居功自傲起来，把一殿君臣，看得草芥家禽一般，便是杨广跟前也十分放肆无礼。别人还对他没有办法。偏这时候，他的儿子侄子如杨玄感、杨玄纵、杨万石、杨积善等一一长大成人，个个面带着英雄气概，使这杨老将军如虎添翼，雄心不已。到李密被逐出宫之时，杨素之子玄感官已做到礼部尚书；玄纵、万石诸子侄也分别做了虎贲郎将、鹰扬郎将等等，端的是权倾朝野，势压京城。尤其长子玄感，喜欢读书，酷好武艺，十八般兵器样样使得精熟，且善结交四海豪杰名士，什么贩夫走卒，朝臣府吏，盗贼僧众，知与不知，人人皆道是杨尚书好，夸得杨玄感如花似玉，望重德高。杨家满门老小于盛名之下，渐渐便有不臣之心。那杨素审时度势，忽然就想起了曹孟德父子以魏篡汉之事，顿觉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从此便一心一意地效仿三国旧事，想把杨广塑造成汉献帝模样。那时，南北朝时代刚刚结束不久，改朝

换代的旧戏一幕幕的仿佛就在昨天，令多少权臣每每垂涎，夜不成寝。杨氏父子哪还顾得大隋两朝厚恩，只是专心致志地经营筹措，结党谋反。那杨素久立朝堂，阅人甚广，他知道朝廷之事，更知道朝中并没有几个真正能干的朝臣。为了篡隋自立，也为了给杨家网罗党羽，壮大队伍，便时时留意湮没民间的绝代贤良，旷世英杰，并通过多种途径结识他们，以为己用。如此一来，那位门生故吏遍布全国的句愷自然就成了杨素的水镜先生，酒酣耳热之际，闲言碎语之中，也不知为他推荐了多少贤才。

句愷说：“我有一个门徒想推荐给将军，愿将军效仿燕昭王求贤之事，卑身厚币，认真对待。”

杨素笑道：“既系句老先生所荐之人，杨素焉敢慢待他，只是不知此生是何来头，叫先生如此器重。”

句愷长叹一口气道：“句愷不才，生逢乱世，武不能安邦定国，文不能兼济天下，只能以满腹经纶教书糊口。所传弟子虽多，能经天纬地者，百无一二。眼见是即将入土的人了，谁知却结交了一个二十芳龄的后生。我敢断言，将来能助将军安定天下的，非此人莫属……”。

杨素闻听此言，微微颌首，说道：“杨素与先生一样，久历戎行，饱经世事沧桑，对少年才俊，有志后生，满怀敬畏之心，适才先生所言，足以打动我的求贤之念，只是耳听为虚，眼见为实。这样吧，我烦老先生明日引来一见，容杨某试他一试，且看如何？”

句愷仰天笑道：“将军果然是阅人久矣，从不轻信他人之言，也罢，明天，我便让你们见上一面，以鉴真伪。只是我这学生含而不露，学力深不见底，杨将军不妨放胆去试，直试出他的平生才学来。”

六

第二天，一封书信把李密召到了终南山句愷住处。在秀丽的终

南山里，那苍松绿柏环绕的屋舍本属杨素所有，但他却转赠给句愷先生，其中用意，不言自明。那屋舍是避暑圣地，和长安有一条溪谷相通，溪谷里面，风景宜人，清流横贯谷中，清澈透明，蜿蜒曲折流往长安南郊。西边山庄屋舍，鳞次栉比，都是富贵子弟享乐的地方。终南山在长安附近，高出长安大约有一千多尺，远看上去是一片平原，隐僻幽静，别有洞天。沿山势再往前行，便是峰峦嵯峨的太白山脉了。句愷常指点着太白山脉与李密共论天下大事，而李密端座在终南山上，面对太白，几乎读穿了句愷所有藏书。

却说，李密接到恩师召唤那天，正是阳春三月。他急忙骑了一头青牛，在牛角上挂了两卷史书，便出了家门，出了长安，往终南山而来。一路之上，但见处处桃李盛开，掩映在茅屋竹篱之间；农田里麦苗青青，渭河边柳枝低垂，这使得李密禁不住心旷神怡，豪气大发。只听他放声吟道：

步出齐城门，遥望荡阴里
里中有三坟，累累正相似
问是谁家墓，田疆古治氏
力能排南山，又能绝地纪
一朝被谗言，二桃杀三士
谁能为此谋，相国齐晏子

吟罢大笑不止，看看离城远了，便从牛角上取出一册《汉书·项羽传》来，边走边读，边读边诵，不觉便到了句愷门前。

句愷见李密来了，早躲进屏风后面去，却留杨素一人端坐在庭堂正中，杀气腾腾，怒目而视。

杨素大喝道：“是何书生，敢诵《项羽传》！难道要学他造反不成！”李密猛一抬头，见是越国公杨素坐在师父的位置上，心中吃了一惊，但他迅即镇静下来。早在杨勇宫中做官之时，李密便认得杨素，洞悉此公所有心术与权术，所以他懂得怎样对答杨素的提问。

就见李密微微一笑，朗声答道：“秦皇无道，项羽起八千江东子弟，破釜沉舟，欲取而代之，真英雄豪杰也！假使李密生于秦末，定

当追随其后，万死不辞！”

杨素又叫道：“假如你生于秦末，假如你不是项羽而是秦王，你又当如何？”

李密笑道：“做任何事情——包括平定天下和治理国家，就如同姜尚驯兽一样，只要有三样东西就可以了；一个铁鞭、一只铁锤、一把利剑，我若不能用铁鞭制服，我就用铁锤，要是铁锤也还起不了作用，那就不用剑斩断它的头。所谓王霸之业，无非这个道理！”

杨素沉默片刻，又诘难道：“秦与东方六国分割天下，各有土地国民，各有君臣将士，却为何秦国强盛而东方诸国每况愈下。！”

李密道：“六国无人，所以家业凋零，国力衰败，不堪一击。”

杨素道：“东方诸侯，人才济济，怎能说是无人？”

李密笑道：“东方诸侯昏庸无能，不识贤愚，算得上什么人主，其帐下如孟尝春申信陵屈原吴起苏秦诸位，不是鸡鸣狗盗之徒，便是沽名钓誉、吟风弄月之辈，哪有匡扶社稷扭转乾坤的功夫。东方之败，实是败在无人，假使有一个真正的贤人在，凭借六国辽阔的国土，雄厚的人力，西制强秦，易如反掌。”

杨素听二十多岁一个李密如此夸口，禁不住哈哈大笑，边笑边问道：“李玄遂目空一切，笑傲今古，但不知你如何看待和评价自己。”

李密闻听了杨素此言，顿时昂首挺胸，面带冷笑，两只眼睛射出无数怒火，大声说：“如果在百万军中取上将之首，李密不及别人；但要驾驭天下英雄去排山倒海，改天换地，自信还无人能及李密。”

杨素正要说话，就听见屏风后面一阵大笑，句恺老先生边笑边走将出来。

句恺道：“杨将军，今日之见如何？”

杨素急忙起身离座，对着句恺一揖到地，叹服道：“老先生所荐之人，果然才志不凡，杨某能够与之结为密友，大遂平生之愿。”

李密听他两个如此对话，急忙拜倒在地，连连谦逊道：“李密少